

全椒吴敬梓家族“西墅草堂”发微

——兼论《儒林外史》中泰伯祠叙事之本源

吕贤平

摘要:在全椒吴敬梓家族发展史上,高祖吴沛对吴敬梓的影响尤其深远,多年来在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方面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吴沛所建西墅草堂,成为吴氏家族殓堂,是吴氏后人顶礼膜拜之圣地。《儒林外史》中泰伯祠大祭居于小说结构顶点,意蕴丰富,实际上西墅草堂为其滥觞。就家族史来看,《儒林外史》写泰伯神话蕴含着传统的儒家精神、礼让美德;就吴氏子弟人生来看,泰伯故事有“让”(“破”)有“立”,吴敬梓秉承高祖吴沛思想且鼎新革故,小说《儒林外史》于批判八股举业的同时,对科举制度认真地做了正面的思考,进而思考整个士人阶层的生存状况及精神面貌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

关键词:吴沛;吴敬梓;西墅草堂;泰伯祠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6)02-0221-07

DOI:10.13658/j.cnki.sar.2016.02.027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将南京先贤祠改为泰伯专祠,泰伯祠祭祀大典居于小说结构的顶点,这一事件在小说中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作者以此为核心建构整部小说的思想体系,返本溯源,吴敬梓将对高祖吴沛的崇尚和西墅草堂的膜拜寄寓其中,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一、“西墅‘一轮明月,高拟鹿门’”^①:吴沛及其西墅草堂成为吴敬梓家族的象征

西墅在全椒县程家市,是吴敬梓的故乡,也是全椒吴氏发家故土,它是本地历史上人文底蕴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族居地。康熙《全椒县志》卷十《吴凤传》记载“吴凤,号古泉,家世骁骑卫户爵,以志趣高淡让袭,卜居邑之西墅。”^②自吴凤一直至四世吴国鼎辈都生于斯而长于斯。吴凤从事农业耕作,“隶淮南为编氓,勤西畴以耕耨”,^③其子吴谦行医后家业稍丰,至三世吴沛专攻儒业。康熙《全椒县志》记载:

吴沛号海若,邑学生。公世居邑西程家市。父体泉,举公晚,然不以晚昵公。公性颖异,一目十行下,且善受教。七龄时,过市看优人戏,体泉公怒,即跪受杖。垂髫为博士,语立刻数艺,补诸生,益辑意经史暨百家,临古行草,即逼真。少庄盛公,隐君子也,善相士,心器公而以女归。公置家人产不问,肆志坟典。两尊人下世,公未及以科名博堂上欢,每

作者简介:吕贤平,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墓祀及生忌,必哭奠失声。体泉公忌,则公诞辰也,哀不举觞,并不受诸子觞,终其身不改。万历丙子(丙午),诗五房以第一人争,而主者意则适左房,以非元,即不可以处公卷,故宁不隼,以需来科,盖邑侯关公驥也。久而知之,乃相对叹惋。后关守宛陵,书迎公,公不往,拍案曰:“大丈夫不能取进贤自树勋业,有负知己,何面目复尔曳裾哉!”其介然自守如此。戊午,考第一,乃加饩,横经高座,课诸子及门弟子,说书无剿说,而文独以先辈为一家,七战皆北,犹读书历阳泉水寺,矻矻不少休,复戒诸子以诗曰:“心期诸子成模样,梦入清庭亦幻颠。”庚午,以长君国鼎初隼于乡,犹戒以“男子事不止此,无作呵拥态以势凌里人。”而辛未则已捐馆舍。临终,召诸子各训以话言,神清气定,不作寻常弥留况,时年盖五十有五也。^④

从以上记述来看,我们约略知道吴沛天资颖慧,而举业坎坷,其乡试房师全椒县令关驥对其极为折服,向主考力荐第一,结果关驥的赏识与好意反而使吴沛失去了中举的机会,七战皆北。为尽心读书,免除诸多琐事侵扰,便在原居室附近另建草堂并课书教子,是为西墅草堂。西墅草堂建造简陋,草房两栋,以土墙围之成院,院外即是荒地。吴国对在《先君遗稿跋言》说:

西墅草堂为先君子旧居也。对垂髫依恃于此,草堂仅两栋,上覆以茅,土垣周之,外皆野隙也(地)。古人云陋巷,殆不过是。^⑤

自此始,西墅草堂便成为全椒吴氏兴家望族的摇篮。吴沛将自己毕生揣摩八股文的经验归结为十二字即“题神六秘”“作法六秘”文章,^⑥传授教导子辈,其《西墅草堂初夏》诗云:

结茆在西墅,差远尘市喧。漠漠天宇接,遥青纳短垣。榆柳当窗摇,清阴罩几痕。镇日少过客,不知接送烦。家贫饶藜藿,一饱腹自扪。高低五男儿,暇即与讨论。千古在目前,绝学垂宪言。浮荣何足慕,潜心味义根。我爱夏初长,寸阴当思存。^⑦

吴国鼎辈终以五人中四成进士,举业给这个家族带去了无上的荣耀,^⑧吴氏兴家旺族的理想由此变成现实,吴沛也因之成为本家族的精神领袖,由吴沛创建的西墅草堂遂成为吴氏家族的象征,泽被后世,影响深远。对于吴敬梓来说,高祖吴沛给他的人生道路留下许多重要的印记。高祖吴沛个性洒脱而不为物所拘,常饮酒赋诗,笑傲人生。吴国鼎在《先君逸稿小引》中写其父“家徒四壁,诸姑之无归者养之、殓之,遇四方贫士辄解衣推食,毫不作德色。时损贖买生物活之,客居勿论知与不知,出囊中钱沽酒高唱。不治生产,殊不戚戚也”。^⑨吴敬梓虽未曾亲见高祖吴沛,但从父祖辈那里听到的传述必然很多,^⑩对高祖文章也是熟读而有所感受。他们性情尤其相似,金和《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吴敬梓)尤负隼才,年又最少,迈往不屑之韵,几几乎不可一世。所席先业綦厚,先生绝口不问田舍事。性伉爽,急施与,以‘芒屨’之辞踵相告者,知与不知,皆尽力资之,不二十年,而簠金垂尽矣。”^⑪故而在吴敬梓思想中,对高祖吴沛的接受与继承更易生发。一身才学而不能为世所用,吴沛说“虽不敢效书空之事,而抑郁谁语?”^⑫吴敬梓说“忽焉独书空,中心信渺欢。”^⑬面对人生遭际,吴沛说“青山贫不改,白眼傲偏多。”^⑭吴敬梓说“贫贱安足悲,篝灯向西塾。”^⑮对于人格操守他们都十分看重,吴沛说:“(大丈夫)何面目复尔曳裾哉!”吴敬梓也说“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⑯当子辈举业小有成就时,吴沛便谆谆告诫他们“干谒羞人累,轻肥耻俗移。”^⑰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高祖“干时无通名之谒”,^⑱在“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⑲的困境下吴敬梓也能自豪地说“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⑳一个伟大作家思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来自家族、祖先的影响不可忽视,吴敬梓从多方面继承了高祖吴沛思想。

二、泰伯情结与西墅草堂精神:全椒吴敬梓家族生生不息之源泉

泰伯是西周太王的长子,本是王位的继承人,当得知周太王意欲将王位传给三弟季历之子

姬昌时,泰伯便与二弟仲雍一起逃往吴地,将王位让与季历。《论语·泰伯》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①泰伯以克己的懿行而闻名,孔子因而推崇泰伯“三以天下让”之“让德”是“至德”,自此泰伯被称为礼让的典范。不过,泰伯不但“让”,而且“立”,《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②司马迁将泰伯的贤人身份与他创建勾吴国的角色联系起来,重新阐释了孔子对泰伯的赞美。

全椒吴敬梓家族与泰伯的渊源久远,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家族子弟尤其看重,吴敬梓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轫于东浙(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③将吴姓的家族史追溯到与泰伯一起逃至吴中的仲雍处,称高祖吴沛是仲雍之九十九世孙。民国《全椒县志》记载“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圯久。吴敬梓倡捐复其旧,赏罄则鬻江北老屋成之。”^④吴敬梓为修祠不惜卖掉全椒祖上老屋,其子吴焯也云“千秋让德仰姬宗”,^⑤皆道出吴家是认泰伯为远祖并崇尚泰伯之心结。

泰伯神话遂成为吴氏子弟建构自己家族成长史的原点故事,在吴氏家族发展的历史上不断演绎着这个“让”与“立”的故事,日久而弥新。

康熙《全椒县志·吴凤传》记载吴氏远祖“从龙”受封后又“让袭”,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说“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远祖以永乐时从龙)。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⑥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对全椒吴氏家族之前的发展有了大致的轮廓,同时,上述材料的信息也使我们能够想到明代有关的史料记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武职选簿》,它是记载明代京内外各卫所职官袭替选情况的登记簿。明代实行武官世袭制度,武职的铨选即“武选”是由兵部武选清吏司负责主持,《武职选簿》中“吴跚”条有关吴氏军功受封并世袭情况记载详细,^⑦与上述《移家赋》中“以永乐时从龙”及“千户之实封”、《吴凤传》中“家世骁骑卫户爵”、《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高祖聪”等材料一一照应,可以确定《武职选簿》中这些材料正是有关全椒吴氏家族的,它是研究吴敬梓家世的第一手新材料,我们以此能够勾勒出这个家族的前身轮廓,全椒吴氏家族的远祖并非贵族,其发展壮大来之不易,吴敬梓所引以为豪的“从龙”“让袭”皆有实据,非溢美夸大之辞。

簪纓世家往往“五世而斩”,因其所维系的命脉大抵是政治经济转化的物态因素。对有志于家业振兴的吴氏祖先来说,远祖因“从龙”建功受赐千户之封,朝廷的封赏无疑为能跻身封建社会更高阶层奠定了一块基石,也激活了壮大家族意识。吴家因封邑六合而举家迁居,承袭几代后“志趣高淡让袭”,便从六合迁往相距并不遥远的全椒,尽管未能在六合发达,但家族本体意识已在吴家子弟思想中生根发芽。对吴氏来说,这是前西墅草堂时代家族史的“立”与“让”故事。

因为“让袭”的缘故,到了明代,吴家卜居于全椒程家市之西墅后即躬耕务农,跌进社会的底层,直到四世祖吴沛开始专攻儒业,并用心于举业,情况才有所改变。吴家希望通过科举以实现兴家望族的理想,当然,这不仅是吴氏一族的事,从西周到明清,历史几经沧桑,文化结构也不断变化,举业已成为士子的独木桥,“原点故事”的主题也会随之变化,康熙年间汪琬写《重修泰伯庙碑记》说“文者礼之迹也,让者礼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吴也,盖实以三让为之本。”^⑧泰伯“三让天下”至是被悄然转换为“文教治吴”之“本”。

吴沛举业道路坎坷,当年关驥的好心反使吴沛失去中举的机会,吴沛说“是定当发元,迟三年耳。”然而吴沛科场蹭蹬,一生落拓不偶,“嗣六战未获,辄咄咄曰‘我不做,儿子辈必做也!’”^⑨此为吴沛之“让”;吴沛设帐西墅草堂使五人四成进士,将吴家举业推向辉煌之极,冯元颺序中赞曰“兄东头,弟西头,书声满墅,文思积薪,翁然自为师友,出树千秋,赋诗报国。”^⑩走向宦途的吴氏俊杰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从吴国鼎兄弟辈的制策、疏文、奏记、书札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政治上也多有建树,^⑪对吴沛来说,此又成其“立”事。

这便是吴沛时代吴氏家族“让”与“立”的历史,自泰伯至“从龙”的远祖吴祥以来一以贯

之。家族意识即如中国文化之基因,“让”“立”之间薪尽火传,吴沛将兴家的火种牢牢扎根于子辈的头脑里。吴氏子弟尤其钟情于吴沛家业开创之艰辛与成就,吴敬梓称“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②礼赞高祖吴沛直承泰伯之精神,并与泰伯创建勾吴国相关联。在全椒吴氏家族史上,吴沛成为泰伯式的精神象征,其所建西墅草堂也成为本家族的象征并蕴含无限生气,我们不妨称之为“西墅草堂精神”,它沾溉无数吴氏子弟。

吴氏恃举业而起,由布衣人家而改换门庭,科举起到关键的作用,这多少表明科举制度在此一时期的积极意义。而吴沛对八股的功用尤其清醒,能够“日进玉铉兄弟励清节,攻苦业,曰‘雕虫不豪,我辈寄之耳。’”^③实难能可贵。吴国器在《先君逸稿跋言》中说父亲教导他们“若辈姿好不一,能读书固善,不然做一积阴德平民,胜做一丧元气进士”,^④吴敬梓在小说中借娄家两公子之口也说“与其出一个斲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鸷的通儒。”^⑤在八股盛行的封建社会,这个家族始终崇奉儒学并接续不断,形成家学家风,与吴沛的教导实难分开。就这个家族来说,对吴沛之推崇不仅因为其充满艰辛的筚路蓝缕开创之功,^⑥以及给吴氏后世子弟提供一种兴家望族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则是在他身上所凝聚成的家族精神文化。吴沛推重儒学,陈廷敬称吴沛“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⑦西墅草堂和堂内书斋各有一副门联“函盖要撑持,须向澹宁求魄力;生平憎诡故,聊将粗懒适形神。”“君子蒙养作圣功,须向此中求建白;秀才天下为己任,还期不朽着勋名。”^⑧吴沛教导后辈“男子事不止此(按:指吴国鼎庚午中举),无作呵拥态,甚无以势凌人”,“丰殖干谒最足令人粗心,汝辈绝勿为也”。^⑨吴国鼎进士后治远园,吴国对探花及第后,在城外襄河岸建“遗园”,^⑩吴国龙在城内襄河边建“远园”,^⑪它们都在西墅草堂养分下滋乳生生。吴国对重刻乃父《西墅草堂遗集》时说“为子若孙者能什袭善藏,勿再散失,以思衍先泽永永也哉!”^⑫吴国龙《中夏西墅》诗^⑬等皆发抒深情。吴沛思想所给予的营养,吴敬梓吸收尤多,《儒林外史》里时有西墅草堂的精灵之气幽栖其中,吴敬梓以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的故居便使人感到西墅草堂的影子若隐其中。^⑭当吴氏家业式微,吴沛和他的“西墅草堂”又总能带给吴氏子弟心灵的慰藉,吴敬梓《遗园四首》、^⑮吴槩《忆远园杂诗十二首》、^⑯吴焘《题先侍读默岩公手迹后并序》^⑰皆发抒深情,表达对这个堪称家族象征的泰伯式人物人格的景仰与精神的继承。

三、大祭泰伯祠《儒林外史》深意寄焉

全椒吴氏家族发展史上,吴沛、吴敬梓一体两面,“让”与“立”处,吴氏子弟继古风于邃古,延荣光于后世。吴沛因关骥的赏识举业反而受挫,“嗣六战未获”^⑱后建成西墅草堂,教导子辈“肚皮知不合时宜,自有千秋大业垂。富贵功名等闲事,可知汗血在群儿”,^⑲要看淡“富贵功名”而树“千秋大业”之志,结果凭借举业成就了望族世家的荣耀;性格与命运总是相生相伴,它们的结合又会注定着这种必然,举业世家出身的吴敬梓曾经十分用心举业,在功名富贵里挣扎过,二十九岁时参加滁州的科岁考,在“文章大好人大怪,匍匐乞收遭嫉魁”^⑳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而“深有会于此矣”。免疫力的激活有时是以中了些许毒害才会发生,吴敬梓也由此识破其中诸般丑恶,“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㉑最终眼界广大、胸怀开阔,创作出《儒林外史》,开篇即言“功名富贵无凭据”,^㉒“机锋所向,尤在士林”,^㉓以文学促成这个家族由举业世家向文化世家的转化,成就了这个家族流芳百世的辉煌。

《移家赋》中吴敬梓以最崇敬之情反复咏叹,抒发其对高祖吴沛的无限景仰之情:

信作善之必昌,乃诞降于高祖。自束发而能文,及胜衣而稽古。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梦丹篆而能吞,假采毫而不与,清丽芊绵,疏越朱弦,风行水上,繁星丽天。……贫居有等身之书,干时无通名之谒。(宁国太守关骥以书召,谢不往。)……乃守先而待后,开讲堂而雒诵,历阳百里,诸生游从。鸟啼花影,马嘶香鞞。^㉔

最终,吴敬梓接过高祖吴沛传下的旗帜振衰起敝,高高擎起。

“君子之泽,斩于五世”,⁵⁵因科第而发达的举业世家在不断追逐科举仕进的过程中,伴随着举业的衰败会逐渐丧失其社会地位,举业世家便辉煌不再。全椒吴氏家族的发展也无可逃避这样的命运,然而,一个家族的文化精神往往不是随家族举业、政治及社会地位的式微而同步失落,它会透过血缘贯联等渠道的延续反而表现为积之弥深,续之尤远。鲁迅说“作者(吴敬梓)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⁵⁶清代大量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八股取士之科举的失望与批判,前期的经典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无不痛心疾首言之,⁵⁷但“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⁵⁸唯有《儒林外史》于批判八股举业的同时,对科举制度认真地做了正面的思考,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恶劣处境逼出一批看得透的知识分子,吴敬梓乃此中一流之人物!

《儒林外史》以浓墨重彩铺写泰伯大祭之典,⁵⁹追根溯源,吴沛及其西墅草堂精神实为滥觞,实际上,西墅草堂已成为《儒林外史》中泰伯祠的有机部分。

一方面,在高祖吴沛精神笼罩之下,由名门望族出身、家族荣誉感等所产生的门阀意识使吴敬梓无比自豪,⁶⁰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以祭祀泰伯祠之礼,发乎心并安于心,将世家门阀意识的深意寓于其中。科举制度从原则上说是超阶级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进步性也由此显现,历代帝王为防范贵族官僚窃取权力,也常认真维护科举制度的超阶级性,但是,科举制度在帮助皇权压抑了贵族势力的同时,却也因此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端专制性。明清封建专制风气尤甚,士人生存环境恶劣,乾隆所云“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⁶¹再形象不过。科举出身的官僚们依靠的是以皇帝名义召集的科举考试给了他们合法而有效的出身,却也造成了士人对专制君权产生出天然的依附与畏惧,结果,八股科举之下培养出一群人的信条“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⁶²荣身之路正是奴役之途,王公大臣们只能颤抖卑微地俯伏在皇帝脚下。相较而言,中国前期封建社会贵族士人倒更自由、独立,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人格精神上显得比其他时代更为清高超越,他们较少依附皇权,有更多的锐气与魄力,君不见《世说新语》中有太多魏晋世族名士言谈风貌、精神人格的描写,实际上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所表现的本质精神正与此相接续,⁶³他推崇自己的世家身份,用门第世家的高贵精神去对抗“功名富贵”,《儒林外史》笔锋所向是使士人阶层驯服而养成奴性并导致整个社会人文精神萎缩的八股文化制度,吴敬梓要以小说启悟人们克服奴性、塑造独立人格精神。

另一方面,与上述相应,《儒林外史》不但有破,还有立,吴敬梓在小说中精心建构泰伯祠祭祀大典,并赋予其全新的意义,小说开篇便借王冕之口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⁶⁴第三十三回迟衡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所以想在南京要与友人“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⁶⁵这些想法正是吴敬梓构建《儒林外史》中泰伯祠大祭的又一深意所在,是承继高祖吴沛“雕虫不豪,我辈寄之耳”之思想并发扬光大。若将泰伯祭典与最后一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合读,便可发现作者意图建构的不止是南京泰伯祠之类的“小气候”,他还要借皇帝之手“下诏旌贤”,革新“选举无善法”的科举制度,改变“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⁶⁶的局面,挽回世道人心,企盼、呼唤“用人不拘资格”时代的到来。所以“赐及第”名单中,不但有泰伯祭典中的虞育德诸人,还有被目为市井奇人的“四客”,他们或卖火纸筒子,或开茶馆,非儒士而咸列榜中。吴敬梓对这些人寄予大希望,他们是开篇“楔子”出现的群星,⁶⁷以祭泰伯为中心,表现星君维持文运的努力,“维持文运”四字道出吴敬梓的苦心。其实这也是士林普遍关心的问题,《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大量抨击桎梏人才政策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非文学作品汇为一个深厚的“文化文本”,不断催

人觉醒 犹如地火运行 随时在寻找突破口。

然而 尽管小说在泰伯祠大祭一回写观者盛赞为几十年所未见 并用欢声雷动来形容当时场景的热闹 但这早就不是一个崇尚泰伯的时代 吴敬梓试图通过宣扬泰伯祠祭礼来扭转日益颓弊的社会风气 最终也只能消解在一个个看客所聚成的喧闹之中。《儒林外史》临近结束时作者悲情满怀:

泰伯祠的大殿 屋山头倒了半边。来到门前 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 两扇大门倒了一扇 睡在地下。两人走进去 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芥菜 大殿上榻子都没了。又到后边 五间楼直桶桶的 楼板都没有一片。^⑧

这里泰伯祠已沦为废墟 一群孩子在坍塌的泰伯祠门前空地上踢球玩耍 他们不知道泰伯是谁 也不在乎是谁 乡间的老妪则在大殿的石阶上挑芥菜 这些都表明作者倾力所为祭泰伯礼的徒劳无功和群体大众的漠不关心 对于社会有强烈责任心的吴敬梓意识到救治社会沉痾痼疾的艰难 《西墅草堂歌》中同样吟着哀婉低沉的曲调:

先人结庐深山中 布衣蔬食一亩宫。青山层迭列画障 绿树槎枿映帘栊。门迎流水蓼花湾 牧唱樵歌竞往还 琴樽无恙尘嚣静 指点深林暮霭间。有明末运干戈里 黄巾赤眉纷如蚁 淮南十家九家空 眼看城郭生荆杞。先人仓皇走避兵 茅屋倾欹茂草生 污莱满目牛羊下 野水争流禽鸟鸣。五十年来成幻梦 斜阳废墅少人行。吾先君子长太息 欲将旧宅重经营。手持钱帛告田父 昔吾先人此环堵 多年侵夺勿复言 梁燕飞来知故主。茅茨重翦土重筑 酾酒诸昆共挥麈 竹苞松茂好相期 莫忘先人庆宁宇。只今摇落又西风 一带枫林绕屋红。明月空传天子诏 (西墅“一轮明月 高拟鹿门” 庄烈皇帝敕书中语。) 岁时瞻仰付村翁。^⑨

吴敬梓为高祖吴沛 也为自己在唱着挽歌。果不其然 先生逝世八十五年后 龚自珍《己亥杂诗》爆出天摇地动的一声吼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⑩清王朝乃至整个封建官僚体制 至此已濒临总崩溃 而泰伯祠的幻梦也随之如烟消逝。这样看来 吴敬梓又不愧是“百年后龚自珍的‘精神前身’”。^⑪

注释:

①崇祯皇帝敕书 (西墅) 一轮明月 高拟鹿门 (吴敬梓《西墅草堂歌》)。鹿门用指隐士所居之地 崇祯帝以鹿门拟西墅草堂 表彰吴沛于此隐居课子 并赞吴沛“气骨高超 性资古俊。庭闹笃行 抱白云春草之思; 梦寐躬修 怀夜雪空山之况。每征粹白于肝胆 不示磊砢于须眉”。(康熙十二年(1673)《全椒县志》卷十二“敕赠文林郎吴沛”)

②④(清)蓝学鉴、吴国对:清康熙十二年(1673)《全椒县志》卷一〇、一〇,全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年标点校勘本。

③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清)吴敬梓《吴敬梓诗文集》,李汉秋辑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4、41、20、8、8、8、14、8、10、13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明)吴沛《西墅草堂遗集》卷首、卷三、卷一、卷首、卷四、卷一、卷一、卷首、卷首、卷首、卷四、卷首、卷首、卷首、卷一,清康熙十二年(1673)吴国对刻本。

③五子中除第二子吴国器遵父命任家政外,长兄吴国鼎和幼弟吴国龙同中明末崇祯癸未科(1643)进士,尽管明政权很快灭亡,但吴氏兄弟很快在满清的科举考试中又崭露头角,吴国缙在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吴国对在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而且是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吴国对获得顺治皇帝的诸多“恩眷”,“赐坐延问如家人”,“国龙叨国对光,以明朝进士的身份奔赴顺治皇帝庭前,这对双胞胎兄弟“翰林弟兄皆名士,廊屋三间分两头”(王士禛语)。

⑩实际上,吴氏家族子弟对于吴沛的推崇,从吴敬梓曾祖吴国对兄弟辈开始,他们的诗文已多有抒发。

⑪(清)金和《儒林外史跋》,李汉秋辑《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⑱⑲⑳㉑㉒(清)吴敬梓、吴娘《吴敬梓吴娘诗文集》,李汉秋点校,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56、36、233、173-174页。

⑳程树德《论语集释》:“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7页。

㉑(汉)司马迁《史记》卷三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5-1446页。

㉒《移家赋》(《吴敬梓诗文集》第8页)中这两句中所谓泰伯后裔实际上就是仲雍的后人,后来又分为又分为两支,周章封于吴,周章之弟封于虞,是为虞仲,所以有了吴、虞二姓。

⑭(清)张其藩、江克让、汪文鼎:民国《全椒县志》卷一〇,《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金和《儒林外史跋》及顾云《盩山志》卷四也有相关记载。泰伯专祠不在南京,而在无锡梅里。

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五十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184页。张金奎著《明代卫所军户研究》也提及这则材料。(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第45-46页。)吴氏“从龙”先祖为吴祥,田胜利《吴敬梓家世“从龙”与“让袭”考》(纪念吴敬梓诞辰310周年《中国儒林外史高峰论坛论文集》)引述这则材料十分详细,可参看。

⑯(清)汪琬《尧峰文钞》卷十,四部丛刊本。

⑰参见康熙版《全椒县志》,(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起居注”、《清实录》之《圣祖实录》卷九等相关内容。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12、365、396、1、59、15、393-394、627页。

㉞参看《西墅草堂遗集》卷四《与范学博老师》,本篇记述了吴沛对兴家的渴望以及为此所经历的艰辛磨难。

㉟(清)陈廷敬《翰林院侍读吴默岩墓志铭》,《午亭文编》卷四五,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一五(收录),明文书局1985年版。

㊱吴国对探花及第后顺治皇帝曾赐予书籍,吴国对在“遗园”中建藏书楼以贮藏。

㊲“远园”在全椒民间俗称“榜眼府”,因吴国龙五子吴昺榜眼及第而得名。

㊳(清)姚佺《诗源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002册。

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文学研究集刊(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5页。吴黎为吴国龙曾孙,因远园面对半边河街,故吴黎号曰“半园”。

㊵(清)金铨《泰然斋诗文集》卷二,附金两铭《和(吴黎)作》,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

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32页。

㊷蒲松龄一生都在科场中挣扎,由此而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刻的体验,《聊斋志异》中多有历经苦难和不幸的主人公终得金榜题名的结局,这正源于作者自己的白日梦。蒲松龄一生在举业中消磨殆尽,怀抱终天之恨一边哭骂,一边赶考,哭得深切,考得也执著。《红楼梦》中贾宝玉向来嘲笑八股文章及与其联系的仕途经济,“凡读书上进的人”都被他加上“禄蠹”的外号(第十九回,“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后四十回虽由高鹗续写,能够基本保持与原作一致的悲剧精神,小说结尾以八股文做收结,宝玉虽中了举人,但在应试后却出家做了和尚,表示对于八股举业的绝望,这代表了曹雪芹对八股的思想认识。

㊸㊹(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李汉秋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78页。

㊺《儒林外史》以明确的思想内容来统驭全篇各个自成起讫的故事,有上升、顶点、下降的完整过程,泰伯祠大祭居于小说结构的顶点,如卧评所云“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束。……警之作乐,盖八音繁会之时,以后则慢声变调而已。”(《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465页。)

㊻《移家赋》中的大半文字都是陈家风、述世德的,《儒林外史》中有很多文字都描写出身世家门阀的这种优越感。参见《吴敬梓诗文集》李汉秋辑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儒林外史》第三十回、三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53、357、371页。

㊼(清)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四,上海书店出版1986年版。

㊽吴敬梓对于魏晋文化精神有极强的认同感,可参看:李汉秋《吴敬梓与竹林名士》(《江淮论坛》1981年第5期)及《吴敬梓与魏晋风度》(安徽省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委员会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与陈美林《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对吴敬梓的影响》及《隆礼与崇孝》(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㊾(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6页。徐又良认为小说以文昌星为一贯之主人公,文昌星变相为数十百个维持文运的小星,以这些文人中心构成一个个小故事,这是小说的外在结构,这种结构使得小说主题的表达充分畅达(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理——〈儒林外史〉结构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㊿(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1页。

①何满子《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